

光 恩

期四十二第

月二十日一十年六七九一

的耀榮有了成裏心們你在督基」

(節 27 章一西羅歌) 「望盼

懇求我主基督： 在我心靈深處，
銘刻主聖十架， 永爲標記屬主！

使我一切動機， 取捨私衷愛慕，
凡此百態“老我”， 碎棄盡如灰土！

時或主賜感觸： 哀一至寶事物，
本期多蒙扶助， 詛臨喪亡之苦—

使我無須驚異， 只當憑信認出：
此原是我祈求， 已蒙應允賜福！

信心之安息

吳老牧師

The Rest of Faith

By Hans R. Waldvogel

傳福音整個兒的目的，和耶穌基督從古自今所做的，就是把人帶入 神的安息中，進入那至高者的隱密處，這就是救恩。

至高者的隱密處，會是耶穌所住的。此乃爲何祂雖然凡事受過試探與我們一樣，但祂凡事都勝過了。祂打敗地獄贏得偉大的凱旋，並不藉著自己的爭戰，而是靠着住在父裏面，住在安息中。

「父啊！時候到了——我該做什麼？緊張起來嗎？不！我就是爲這時候來的。父啊！榮耀你的名。」

這也是我們要學的功課。並且不僅去學它，也須盡力地使我們自己沒有出力，竭力爭戰地使我們自己不落在爭戰中。這的確是件艱難的功課，這是你我所有的最大的戰爭。

許多年前，神啓示我一件事，它後來成爲我一生的根基。那時，我正陷於一場苦仗中，耶穌向我說，非常非常簡單的幾個字：「我要你如此地安靜，好使這得勝是出於我。」

「我要你如此地安靜！」這很難辦到——當四面八方都有麻煩；當萬事都壓向你；當每件事都須要你去注意，處理；當每個人都走錯了步，而且你自己的軟弱也來跟你挑釁時。但耶穌說：「我要你如此地安靜，使得那得勝是出於我。」

你可知這信息在我身上所成就的，遠超過去聽一千次動人的講道。它指出了那條安息

之路，耶穌就是安息。所有的傳福音，就是在建立天國——耶穌的掌權和得勝。讓祂來代替你一切的自己所想要做的。當祂說：「我還要再來。」（約十四：3）時，祂的意思是：「現在，我在這裏。」（五旬節後，藉著聖靈向我們顯現，與我們同在一註）。「我在這裏，你還擔憂什麼呢？你還害怕什麼呢？我在這裏，你何需不平安，你何必拼命籌劃呢？」

噢！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除非耶穌親自來，不然我們總會有自己的失敗。只要你想你能够憑自己把事情禱告通，你能靠自己把戰爭打勝，很明顯地，這全部都是老自己。

「但是我要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耶穌是無所不有，無所不在的；如此地充滿了慈愛、憐憫以至於無人的言語能予形容。當我一跟耶穌合作，我就能得勝。「在這一切事上，我們都得勝有餘了。」

只想一想耶穌的這番話：「我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這就是聖靈的工作。這就是加略的凱歌。祂要領許多的兒子進榮耀裏去。你我並不是首先要去一個「天堂」，乃是要到祂所在的地方。祂在那兒？在父的懷裏，這就是內在的生活。

一個外在的基督徒，和一個內在基督徒的分別，就是：外在的基督徒被各種事務、變遷、試煉、試驗壓壞了！而內在的基督徒卻隱藏於耶穌基督裏。事情摸不到他們，乃是基督透過他們，藉著他們，也在他們裏面管理一切，哈利路亞！

太多的基督徒常被他們的工作控制住了！例如像傳道人，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總是永遠地沒個完。有人跟我說：「哇噢！你一定有一大堆的工作！」不！我一個時間內不能再做一件事以外的任何事。我只能做神的旨意。而常常會有足夠的時間為我們來完成

神旨

意的。這一刻，除了神的旨意以外，不必再做其他的什麼；下一刻，我也是除了神的旨意以外，不必再做別的什麼。當耶穌基督把你與祂聯合時，祂就成為你的生命，祂來為你計劃。

以前，當我還在從事珠寶業時，我有非常錯綜複雜的工作要做。那時我常被它們搞昏了。我被弄得這麼糊里糊塗，手忙腳亂以致於做了一點後，卻忘了那先該做好的，等我再回過頭揀起來補做時，卻又忘了其餘別的。當時間用盡時，我發現我的工作根本還沒有正式開始哩！

直到有一天，我碰見一個人，他的做法太不一樣。他來接店裏另一個人所會做過的事。我們都知道它需要花上一禮拜的工夫。他坐在我隔壁，只是拿起圖樣來一直看，一邊還吹著口哨。他就只坐在那兒，研究那張圖，花了半個鐘頭。我想：他到底要等到什麼時候才開始呢？我認識的別人，他們一定早就拿起錘子、銼刀，搔著腦袋咕噥著：「唉！這真是件要命的事！」並且在還沒有工作以前，就已經差不多有點神經衰弱了！

過一會兒，那傢伙安靜地拿起工具和一塊金屬，開始鑽一個孔，三小時之內，他完成了那件工作，是所有其他的人需要花上一星期才能做的。

那天，我得了一個教訓。他不叫工作套住自己的脖子，而是駕馭於其上，說：「好！這是我的事，我要把它做的正如它所應該被怎樣做的。」然後，他仔細地研究過藍圖，先在腦中把那工作完成——以後一切都上軌道了！他知道每個步驟和過程——第一，第二，第三——如此就不必在同樣的範圍內，把事務來回重覆地做好幾次了。

啊！在神的國中浪費了多少的時間！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坐下來和耶穌在一起，讓祂

來成爲我們的得勝，讓祂來爲我們計劃，讓祂！祂在一百萬年以前就知道現在你該做什麼。就是這一刻，祂全知道，祂都計劃好了。而祂，那一位住在永恒安息中的，已經來到，要帶領你我歸於祂，使得祂在那裏，我們也在那裏——就是在父裏。

萬物的運行同天堂的合諧是多麼地配合啊！例如大自然，神管理這自然是多麼地奇妙！所有的樹在那兒，當它們經過一段長期的休眠以後，春天來了，太陽露出微笑，空中的雨露滴入土中，不久樹木再度披上了美麗的葉子。這一切在神的手中，沒有任何的騷亂、憂慮和緊張，每件事都在極大的安靜中進行著。

耶穌問門徒：「你們的信心在那裏？」那時他們正被圍困在風暴中。如果祂說：「你的神在那兒？」意思是一樣的。他們不認識祂是誰，所以充滿了不信，這也是彼得注視風浪而沉下去的原因。你我會下沉，你我有煩惱就是因爲我們不讓祂來做情況的主人，這就是我們失敗、挫折的理由。但我們必須一直地爭戰，讓耶穌來成爲我們的得勝，而且，親愛的弟兄姊妹們！這是一場一直到底的爭戰。

內在生活的意義，就是基督掌權。意爲：進入一種光景——常常地安息在「耶穌是我的得勝，耶穌承擔一切」的認識中。也許暴風雨非常地劇烈、可怕，但是耶穌在船上，祂是風浪的主人——完

羅炳森師母傳記摘要

第五部：真知道祂

當羅炳森先生探訪了錫安城，並參加五旬節的聚會之後，確信五旬教訓是出於主，於是他開始追求聖靈的浸。這項決定意味著要離開錫安教會，放棄他們的服事及外面財務支助，而踏入完全仰望主的信心生活——無論在物質或服事的需要。離開錫安教會後，他們覺得如釋重負，脫離了許多人爲的束縛，自由地跟隨主，讓祂隨心所欲的帶領他們。羅炳森師母深信：「我得到一個亮光——主不要我加入任何組織。」而在往後的三十年裏，她再從未進入任何組織。

羅炳森夫婦繼續在錫安城住了一小段的時間，他們參加一位福音使者所主持的聚會和查經班。在加拿大多倫多的愛德爾和布魯克太太聽見聖靈澆灌的事，他們十分感興趣；當那福音使者在一九〇七年的一月往多倫多時，愛爾德布魯克聯合了其他一些教會，租下渥雷斯里會所（Worlesly Hall），邀請他在聚會裏講道。第三個禮拜的末了，那福音使者建議邀請一個外地的執事繼續帶領在渥雷斯里大廳開始的新工作。經酌商同意後，他便邀請羅炳森夫婦到多倫多來，並要求他們速作決定。羅炳森師母覺得裏面沒有印證這是主的呼召，倒覺得應該回底特律，好叫他們所愛的羊羣有機會學習靈浸真理；這種想法似乎很合邏輯，也很屬靈，是一個忠實的牧者所應做的事。但是如果他們回底特律，他們不可能回到原來的教會，因爲他們已經與原有的教派斷絕了關係。相反的，多倫多的呼召是一扇

明確、敞開的服事之門，也許是這個原因或其他次要因素影響了羅炳森先生的決定。最後總之，他接受了多倫多的邀請，在二月和他的太太一同前往多倫多。

羅炳森師母開列了一張很詳細的屬靈資產之清單是她在多倫多服事的起點。在她三月五日的日記上，她寫道：「讚美祿寶貴的名！祿救贖了我！按名呼召我。祿屬於我。當我查看一年前（一九〇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寫下的禱詞時，我不能不感謝祿的引領。我仍然是一個軟弱的孩子，但不再是有罪的孩子。祿已加添我一些信心，並且垂聽了我的許多禱告，我在工作上也有些能力。更該讚美 神的是我不再膽怯。無論何往，我必樂意跟從耶穌，我也不再有任何的緊張。唉！有時我會被激怒。現在我不只講應有個人的一些禱告、讀經，而且我也這樣做了。多多少少我有聖靈的內住，並且絕對而完全地奉獻自己。願頌讚和榮耀歸給耶穌。」

「轉向 神的步驟是看見我自己生命的卑賤、貧乏、無用與無能。傾聽 神的聲音，不斷地祈求聖靈進入我心，更多地查考聖經，屢屢伏在 神的手下，堅定，忍耐，不斷地祈求，堅持到底，向己死，藉着基督的寶血洗滌舊生命的罪性後，全然奉獻給 神而後榮耀、大胆地進入信心生活……」

「目前的需要和危險——再度對自己的能力感到驕傲的危險，自以為有權威而不能停留於謙卑狀態的危險；需要信心、愛心、無私、勝過疏忽草率、謙卑、更多的耐心。」

「我被差遣做一項不足以勝任的工作，但讚美主，祂充滿那個地方並且親自負責。」

「讚美主，我已成爲新造並且有一顆新心。我實在渴慕 神的豐滿。」

「神啊，祿務要負我的責任，我不過是一個孩子，力量微薄，信心弱小，智慧貧乏。」

祢要我作工，我却無知又無能。然而從禱告蒙垂聽而有的知識，使我確信祢必要成就關乎我的事。

「噢，主耶穌！我的生命需要祢。今天我與祢立約，我要在十架的道路上跟隨祢到底。噢！釘死、修剪及煉淨我，直到我完全住在祢裏面。願祢自己在我身上顯大，聖靈充滿我更多、更多地，直到人們認出我是跟過耶穌的。讓我一直俯伏下來——謙卑。掌管我太快的舌頭。讓所有聖靈的果子成長在我身上。讓我多結果子。給我爲病人禱告的信心。如果你揀選我，要我說方言，就求祢也給我翻方言的恩賜。」

「願在我裏面那神聖的愛征服每一樣怒氣、自私、自我主義的傾向。給我愛靈魂的赤忱。加添我教導的恩賜。使我能趕逐污鬼。幫助我知道如何更多地把自己交給祢，好叫我成爲祢手中被動的泥塊。求你醫治、聖別、健壯我的身體。願祢純全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潔淨我的心思並賜我豐盛的智慧。」

「如今擺在眼前得多倫多的工作，求祢全然爲我們承當。告訴我們下一步怎麼走、怎麼做；怎麼說，在每一點上當如何行。在每一個細節上讓我明白祢的旨意，賜下合一的靈讓衆人得以順服。」

「主耶穌，請進，門是開的。請進來與我一同坐席。」

一星期後，即三月十二日，她禱告道：「哦，主耶穌，快點進來。我的心渴慕永生神的裏面。我的心向祢呼求。我渴想祢更甚於果子，恩賜或能力。神的兒子啊！請祢豐滿地住在我

「哦，主耶穌，祢看見我是一個貧窮軟弱的器皿。但它是祢的，願憑祢旨意處置。哦，主

神看見神在這裏的工作。神已把我擺在其中，至於我是否適乎這工作是神的責任。我的主我的神，求神負責這工作。如果因我的無能，神無法藉着我作工，請神一定要開擴我的度量，或帶領另外足以勝任的工人來，或使用其他人來完成此目的，否則神的工作將會失敗。如果我們沒有順服屬天的法則，求神指出我們的錯誤。如果我們有不討神喜悅的地方，求神告訴我們，我們向神求智慧。哦，寶貴的耶穌，賜給我智慧，讓我明白神的旨意。哦，我的神我的救主，求神向我們更豐富地顯現神的自己。」

接下去是繼續到三月末了並整個四月的記載，其中顯示工作經過了「一段長期的枯竭，死亡，失敗，聚會的人數減少。沒有能力。」的經歷。當然這不僅令人不滿，也遭到人們貶抑，是信心的真實考驗。於此更甚者是鑑於當初他們被人們推薦為有能力的執事而他們往日在工作上的成效，也為人們所認識。如今情況是如此地惡劣，她記載道：「我們談及放棄自己的工作與城東佈道團（*East End Mission*）聯合的事「然而 神阻止了我們。我們想要留在城東佈道團。」但 神不讓我們。」

城東佈道團位於皇后東街六五一號，是詹姆士海貝登夫婦（*Mr. & Mrs. James Hebdon*）所領導的一個興旺的聚會，同時也稱為海貝登佈道團（*Hebdon Mission*）。成羣的飢渴慕義者擠滿了會所，每晚 神的靈大大地澆灌，悔悟的罪人與聖徒一同俯伏在 神面前高聲的呼求 神賜下救恩，清潔內心及聖靈的洗。在大廳之樓上則為住所，足夠海貝登夫婦及工人居住。所以與城東佈道團來聯合是脫離令人沮喪情況的一條方便出路。同時另一吸引人的條件是，羅炳森夫婦可以留在上述的住處。然而正如羅炳森師母所說的。 神不讓他們走進這條近路。跟著來的是「等候 神的日子」，為了要得到亮光。在這時候，羅炳森師母察覺

她對

神的需要正不斷地增加，因此她祈求認識耶穌之豐滿的禱告也日益加增。

她從靈魂深處發出的渴慕，使羅炳森師母記下：「五月五日星期天的早晨，禱告的靈大降在我身上——讓我向己死，讓我向己死，讓基督耶穌住在我裏面。」她心靈的疼痛是如此劇烈，以致她描述它爲「客西馬尼園的兩小時」，她祈禱道：「哦，神啊，作工！」

這天和接下去的二天——五月六日和七日——是「三天的禁食和禱告。」關於工作情況所應採取的道路她說：「有確據，卻沒有亮光——沒有指示。」她再次記著：「工作死沉沉的」，她呼求道：「神啊，求祢掌管一切。」

隔天，五月八日，她終於得到了「亮光」。「在城東佈道團裏祈禱時，神指示我一些事：在一幅活動畫景裏，工作計劃在我眼前開展。她顯示我一些行將付印的單子和卡片，並如何處理它們。」

細心和謹慎的個性使羅炳森師母再花四天的時間，「五月八日到十二日爲着清楚的帶領等候神。星期天（十二日）死氣沉沉的小聚會一如往常，但神不讓我們放手。」就在同一天，羅炳森師母深信她的引導是出於主，於是告訴了她的丈夫。隔天當她繼續「等候神」要知道當如何行，是否去城裏辦好印刷事宜，……聖靈重覆地說：「去！去！去！」所以我去了。」

「五月十三日到二十四日是一段身體有疾病，靈裏有重擔的時期。」這「靈裏的重擔」一部份是因她的丈夫還未受靈浸所引起的。因此，當他繼續追求聖靈充滿時，她必須獨自承當重擔。在她五月十八日的日記說到一項特別的試煉，她簡單地陳述：這是「滿了重擔、寂寞、疾病、和無力的一天。沒有同工同行，艱難地獨行。」

隔天，即五月十九日星期天，她却有「得勝」的報導，關於聚會的記載是：「出席率不錯，而且我身上滿有聖靈的恩膏。」

另一週的祈求是「——渴望聖靈的能力，……許多日子特別的祈求——這是痛苦的時刻——聖靈緊緊抓住我的身體來禱告，直到我必須祈求得到釋放。我用方言、英語及呻吟禱告，神啊，還要多久，哦，還要多久呢？」

五月二十二日的日記開頭她禱告道：「我仍然是一個無助的嬰孩，飢渴地要祢，神啊！讓我快點長大。哦，我全人的渴望，目標及一切的一切就是要得着基督。我算萬事不過是糞土，爲要得着基督，爲要認識祂及祂復活的能力。我渴望更多的得到聖靈，聖靈湧流及浸透。」

「主啊，主啊，還要等候多久，我需要祢，耶穌，可稱頌的耶穌。我願意向己死，好叫祢可以活在我裏面。神啊，我的神，教導我如何禱告。哦，我願意與基督一同埋葬在神裏面，使我完全消失，好叫我這個人不再成爲攔阻。耶穌，耶穌，做我的幫助！」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六，神把她從迫切禱告的痛苦中釋放，她記著：「祈求被挪走了。安息在耶穌裏面。晚間聚會有禱告的靈。」

以下是一些事實的記載：

「五月二十六日。一個下午的聚會，聚會人數不少，會中有能力。所有責任的擔子挪去了。我伏在聖靈的能力下。晚間亦然，但因雨，參加者較少。依然一片安詳。」

「五月二十六日到三十日。主彷彿在說：『站到一邊，且要安息。』沒有掛慮，沒有重擔——全都卸在耶穌身上——除了要爲病人禱告和趕逐污鬼而有的靈裏激動。聖靈催促我禱告。」

「五月三十日星期四。是一個奇妙的一天。早上希望有一天獨自禱告的時間，所以打算先做完我的工作，然後整天等候神。但是神知道有什麼事將要臨到，所以讓我先禱告，有一小時之久我用靈歌唱，音調怪異而陌生，由一種語言變換成另一種語言，哈利回家後，整個下午我們都在打包裹並檢查我們的東西。」

這些打包裹的工作是因一、二天之內要搬家，它們自從抵多倫多後，一直被寄放在馬拉特家。如今他們被羅炳森師母的一位寡居的舅母瑪娣邀請去一同住在多倫多。

記得當瑪娣舅母的丈夫，即威廉白萊爾舅父（William Blair）對瑪莎說：『主似乎要你單單爲祂而活，單單爲祂作工。』這句話使年輕的瑪莎屬靈的生活進入極大的轉機。威廉舅父在三年前逝世（一九〇四年三月一日），其時他正牧養一間，位於多倫多近郊密米可地，美以美會的教會；他不在了，但工作的果效仍然留著。有一點巧合的是當瑪莎・溫・羅炳森和她的舅母在一塊的那晚，神特別的呼召第一次臨到了她，如今她已真地這樣「單單爲祂而活，單單爲祂作工」時，又來和瑪娣舅母在一起了。

當羅炳森夫婦把打算送往瑪娣舅母的包裹弄妥之後，她寫道：「四點鐘的時候我們去禱告。禱告的靈臨到我們，不久我們開始大聲禱告。當我禱告時，神的靈降臨並充滿全人。哦，榮耀歸給神！我的手發顫，整個身體似乎改變了，我在說好幾種語言。哈利也進入靈裏，這是從我們追求靈浸以來，第一次在禱告裏有真正相交。」

「傍晚時分，神的靈抓住了我。聚會人數不少，也蒙祝福。」

「五月三十一日。祂帶領我到安靜的水旁，穿過青綠的草場。我全然地安息。我想祂打算帶我進入更深之處，讓我集蓄力量。我明白向自己死的工作，一直在繼續著，聖靈更多地

管理我。讚美神，今早又和哈利在靈裏相交。神啊，帶他進入祿的丰富。

「神啊！我相信祢，我信祢要把這塊無用的泥土模塑成形，合乎祢的旨意。祢要使它結出聖靈的果子。祢要賜給我祢看爲合適的各樣恩賜。祢要賜我信徒的標記。祢要讓基督自己住在我裏面。哦，這是美妙的思想，是神奇的奧秘！神要住在我裏面——這位偉大的永生的主，我的神，掌管我。」

「六月一日。昨天有一會兒聖靈再次藉著我唱靈歌。奇妙！我仍然一片安息和寧謐。責任交在神手中。甜美的靈交。神啊，帶領我往前，帶領我與祢有更深的交通。願聖靈完全佔有我。今天我最大的願望就是我的每天生活——平常的言語、音調和行動——彰顯耶穌。我的主，我的神，掌管我。」

「傍晚，在會所禱告的時節。有十二位信徒出席。丁小姐得着靈浸。我求神讓我明白她爲什麼發顫。我自己有一點在顫抖。神啊，我必須從祢那兒明白它的意思。」

「神啊，我仍然缺少與耶穌丰满的交通與愛。主耶穌，主耶穌，來到我等候的心內，讓我們共享愛宴。聖靈愈來愈完全地佔有我。哦，願祂使我認識基督難以測度的愛。」

「六月二日。哦，我的心渴慕永生神。耶穌，耶穌，耶穌，請祢就近我來。神啊，我多麼渴慕祢！神啊，我多麼渴慕祢！哦，耶穌，耶穌，願祢在我裏面顯現！我只要耶穌。除了基督之外別無滿足。我一定要認識祂自己和祂復活的大能。哦，我的心渴慕永生神。哦，耶穌，耶穌，答應我。」

「哦！親愛的主，拯救我脫離自己。哦，讓我消失在祢的裏面。」

哦，但願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哦，祂復活的能力！我不知我在祈求什麼，惟聖靈知道。

哦，願我的靈、魂和體認識祂的復活……

「和逐漸冷淡的G有交通跟禱告。神啊，把他帶回歸向祢自己。今天聚會的會所滿了人，有神的大能同在。哦，耐心等候祂來成全一切是值得的。

主啊，讓我謙卑在祢的腳前。讓我一直等候祢。我要更多，更多地得到神。哦，讓這己生命永遠——永遠——永遠地消失，讓基督活在我裏面。我縱然是世人所鄙視的器皿，但又有何妨呢？」

「六月四日。神的恩慈顯在事務上，祂為我們預備一個家和朋友，這是如此甜美的福份。但我的神啊，我的靈依然不滿足。我為祢奇妙恩慈的賜予和聖靈的澆灌，湧流而感謝。但是我要活在靈裏——單單伏在祂的權下，好叫肉體不再擅權。」

「我仍然渴望己的死。哦，但願我被釘死！哦，我的主，我已選擇十字架的道路。我已拋下一切。我已棄絕自己，但它仍然活着。哦，我的父親，允准我上十字架並死在那裏，從今以後活在神兒子復活的生命裏。哦，認識祂和祂復活的大能——絕不再有片刻的分離。」

「耶穌，耶穌，將祢自己更丰滿地向我顯現。我的心飢渴——我需要祢，單單要祢。死是什麼意思？讓我認識並經歷它所有的內涵。然後我必在生命中更新及復甦。」

「哦，願今晚賜給衆人一篇從聖靈來的信息。我祈求能被主使用，把人們帶到耶穌腳前。不是到我自己這裏，乃是到祢那裏，親愛的主，願榮耀歸給祢。使我消失，使我降卑，哦，給我智慧。耶穌，將祢自己賜給我。」

「六月五日。我非常渴望能一直伏在聖靈的大能下。我開始明白。必須要有安靜的時期受太多限制的情況下使用我。我的身體也缺少力量。哦，有時因在我裏面的工作而變得不耐煩。主啊！使我謙卑、安靜在你的腳前。幫助我把自己完全交給你，好叫你的旨意通行。」

「第一次財務的考試臨到。我們仰望神成就祂所應許的。我們正先求神的國。讚美主，那就夠了，我們正先求神的國，其他便是神的事了。」

「六月七日。似乎耶穌又一次隱藏祂自己。我看見祂在窗櫺旁，我的心渴慕祂，我遊行城中的街道，『你們看見我心所愛的沒有？』

「昨天一整天有聖靈的同在之後，晚間的聚會來到時，能力却消失了。我無法從老自己中釋放。神祝福我們，但事情並不如理想。」

「我的神啊，難道必須犧牲你的百姓來讓我學功課嗎？我的失敗在那裏？哦，我的主旨的談論上。失敗的原因是不是在這裏？主啊，你既為我預備這個家庭，這份友誼，這項幫助；求你指示我在此當行的路。」

「除了剛好足夠付車費外，我們仍然沒有錢。但我們却有所有的需用之物。多麼奇妙！神恰巧在這個時候停止我們的生活費用！我們不過是小孩子，而父親把一切安排得恰恰好。從我們成為這個家庭的客人至今，我們都能充分地付出膳宿費。」

「我患了重感冒，並且尚未得勝。慈悲的父親啊，你的耐心實在偉大。幫助我的信不足，讓我相信支取所有靈魂體的需要。」

「我一定要更丰富地得到基督。惟有基督使我满足。我一定要祂自己更進一步地向我顯現。」

「我渴望被完全分別出來歸給神，好叫我身上沒有一處攔阻神旨意的施行。」

「我的主，我的神，讓我從每一樣人事物中分別出來。」

「六月八日。我依然在追求神。昨天花一整個下午和晚上的時間在城東佈道團。感冒

有一點好轉。」

「主的工人們在費雪的帶領下得着一次美妙的經驗。正禱告時，耶和華的榮光降在他們身上，不僅照耀整個房間，而且溢出屋外，以至於消防車趕來滅火，其實根本沒有火。這就是一段奇妙的時光！」

「在城東有一位陌生的女士，遞給我一塊錢，這錢供我們作一段時間的車費。所以我們還過得去。她說她有感動要給我們。我們知道爲什麼。」

「我仍然竭力追求神。聖靈的大能不在我身上。我的心渴慕神。神啊，我的心渴慕祢如鹿切慕溪水，神啊。何時我才可以朝見祢？神啊，我知道我在祢的手中。祢照自己的旨意行事。祢有些功課要我學習。但喚，我要每一時刻都有耶穌。難道這要求太過分嗎？我繼續渴慕着祂，惟恐有些微的減少。哦，但願耶穌更大的向我顯現！哦！讓我認識祂和祂復活的大能，並且，主啊，一是的——有分於祢的受苦！主啊，帶領我往前。」

「彷彿我必須在每一方面分別出來歸向神，甚至不允許自己陷入普通的談話裏。自從到這裏以來，我的「探訪」太多了。哦，我需要更多單獨與神同在。最後的四、五天裏我失去耶穌的蔭庇，持續的同在一聖靈的飽滿、震顫的能力。我知道我會再得到祝福，但神

「六月九日。星期天早晨。昨晚的禱告聚會雲彩圍繞我，使我提昇，我在蒙福之路上進到主的面前。主啊，此刻，是我活在祂手中的一天。我相信祂會供應一切的需要。感冒痊愈。」

「我一直祈求神幫助我，把自己完全交在神手中。教導我甚至不要企圖自己做這事。責任是在神手中。我已把自己獻給神，無論是靈、是魂、是體。我不再屬於自己。我一點也不用負責。我算自己是死的。因此，主啊，無論發生何事都是出於神——而不在於我自己。我把自己的責任交給神。親愛的主，為我負責。」

「六月十日。在寫信給一個朋友時，主使我想起一個經歷，我被引導記下一部份。那時我們的工作正下坡，連續三個禮拜的時間，強烈禱告的靈降在我身上，裏面有痛苦的呻吟要向耶穌傾吐卻是不能，這時候神開始顯示我祂復活的大能並有分於祂的受苦。祂開始顯示我一種從未想像過的，分別為主的生命。世界從我身旁消失，我赤裸裸地，孤單地站著。我幾乎難以描述它——那種孤單的恐怖感，被隔離的感覺——好像我位於遼闊荒原的中心——與神同在。」

「我開始禱告：『神啊，讓我的丈夫也來吧！』然後我開始向神求一個人與我同工，但神不再讓我這樣禱告。」

「差不多就是這個時候，我在城東得到翻方言的造就。海貝登太太在說方言。我明白有一個信息特別是給我的。當她說方言時，我看到一個異象，彷彿一幅圖畫描繪於她流出的字句中。我看見在非常怪異，孤寂，灰色的天空下，有一個淒涼，貧瘠，崎嶇的鄉村。在背

景的遠處，有一具十架在磐石之上，頂著灰色的天空。」

「『方言的意思是耶穌孤單地踏著猶太地荒涼的山徑（並且那種孤單使我想起靈裏與萬物的隔絕），所以凡欲分享祂榮耀的人，一定要甘心背起他們的十字架，並且踏在祂所踏過的路徑。正當禱告時，我經歷了那種孤單感，我一再地看著那幅圖畫，那頂著寒灰天空的十架，我求助的禱告一再被置於死地，只說：『願祢的旨意成就。我願獨自前往。』」

「昨天下午有不錯的出席率，傍晚則很低……我被引導說一點我的經歷。法蒙教授和一位史密斯先生來聚會，我們和他們長談，然後禱告，是談到神醫的事……」

「六月十一日。昨晚在城東我們有通宵禱告。聚會很好，很有意思。並沒有特別顯明的禱告的大能。但是讚美主，哦，我的靈魂並凡在我裏面的都要讚美祂的聖名。」

「和馬克馬斯特學院的資爾教授與夫人有一次很有趣的談話。」

「昨天爲聖靈的果子——愛，能有更大的彰顯這事與主立約。願主使我充滿我所缺少的對靈魂的大愛。」

「幾天以來聖靈已沒有豐滿地降在我身上。我不如從前那樣地祈求。但我全部的願望依然是繼續活在聖靈奇妙的大能底下。昨晚在城東交通時，有好一會兒我在祂的大能之下。」
「六月十二日。我的靈魂仍然渴慕着耶穌。何時我才能得到祂所應許的更豐滿的顯現？我仍然渴望認識祂自己和祂復活的大能。」

「神啊，我的神，加緊祢在我裏面的工作。賜給我更多並不斷充滿的聖靈。再一刻我活著——每一口氣我呼吸著——都在祂裏面，也是藉著祂，好叫我可以死，而基督活在我裏面。」

「我爲我們的工作禱告，神也祝福。人們正尋求耶穌，但我仍覺得缺少能力。沒有大神蹟緊隨而來。我們缺少信心。神啊，蒙福之流從祢而出，讓我們成爲祝福別人的導管。趕出污鬼，醫治病人，救贖、成聖、靈浸。我們這些有心但軟弱的器皿正待命著。主啊，我的神，使用我們。主啊，帶領靈魂歸向祢自己，帶領靈魂歸向祢自己。」

「這星期聚會出席率很低。主啊，祢都知道。我不知道。主啊，我的神，如果是我這一邊有錯失，給我們指明。如果沒有，仍在祢神聖的律則裏，就幫助我們放開手並信靠祢。」

「我們正歷經一項小小的金錢上的考驗。幾天以來，我們的所得僅夠付車錢。現在我們有五十分錢。主是豐足的。千山萬山的羣畜都是祂的。主啊，幫助我們站立得穩並注視祢慈愛的眷顧。」

「六月十五日。主啊，指示我祢的道路。指教我祢的途徑。引領我進入祢的真理，並且訓誨我。因祢是拯救我的神，我終日等候祢。我的眼目仰望主，因祂必將我的脚從網裏拉出來。眷顧我的苦情，並赦免我所有的不義。」

「主，祢是看內心。祢有耐心。主啊，祢滿有憐憫。」

「主，求祢記念我們的約——我可以充滿愛。它是我最大的需要。」

「主，賜給我真正貧窮和受教的靈。使我謙和，慈悲，使人和睦。幫助我，讓我的光耀。主啊，幫助我夠得上全部的馬太福音第五章、六章和七章。幫助我饒恕別人，而不是坐在那裏審斷別人。幫助我繼續地竭誠追求祢。主啊，幫助我遵行天父的旨意。」

「神已應許我被充滿，雖然我尚未得着，儘管察覺到聖靈的內住，儘管知道祂使用我

爲祂作見證，儘管有恩膏——我的靈魂仍飢渴，飢渴地要 神。」

「我爲此感謝祂。只有這向着 神的飢渴會賜予我祂自己。不管我所有的失敗和缺點，所有的軟弱和闕失，我絕對知道——我渴慕 神勝過世上任何事情，我已撇下一切跟隨耶穌，我完全屬於 神。哦，願更多抓住祂自己。」

「用 神的話來度量自己，我看見自己有何等大的缺欠。聖靈的果子幾乎一點也沒有發育。我缺少仁愛、喜樂、恩慈、謙和、溫柔。我需要更俯伏，更謙卑、更有耐性。我缺少信心。我不能再做以前所做的——按手在病人身上，使之痊癒。」

「神啊，究竟我應靜候祢的引導和把握再去行，還是憑信心跨出去，把結果交託給祢？哦，所缺少的正是這點——憑信心跨出去。然而我是否應當順服祢而按手，把一切交託給祢？」

「哦，我是一個如此無助，軟弱的嬰孩！自己幾乎都無法走路還要引導別人。主啊，爲著祢有名的榮耀，使我合乎祢使用。」

「我的身體幾乎沒有力氣，以致不能照我所當做的去服事別人。我無法照祢所要求的來服事。 神，我的 神，祢是我的幫助。」

「六月十六日。星期日。

哦，但求更倒空，更卑下，
低賤，不爲人注意也不被人知道，
但對 神而言是更聖潔的器皿，
充滿基督，單單是基督！

沒有一點屬地的事遮蔽榮耀，
沒有一點自己使光黯淡，
傳揚這奇妙的故事，

倒空，以便充滿祂。

「我自己總是在礙路。未經過思考的無聊話，亦即不必要的話。主，願祢使我全人充滿聖靈，祇有祂來說話。耶穌，我的救主，我等候祢。祢所引領的路途，對我而言是陌生的。我恐怕我是退步了，因為我沒有聖靈那奇妙、滿溢、顫人的同在；有一度時期，祂使用我的嘴唇、思想和身體，不顧我自己的想法和計劃。然而我的信在於祢，相信祢就在引領我往前。如果從這事上可以學一些功課，願我這人能受教。我知道祢為我負責，也將引領我進入全備的祝福。願我憑信心如同憑感覺一般，行走在盼望和相信裏。」

「也許是這樣的。我已感覺過我裏面 神那顫人的同在，因此即使當我感覺不到祂的同在時，也必須相信祂是在那兒，並且同樣地把自己交給主，單單把自己碇泊在祂裏面，相信祂會保守我不說自己的話，沒有自己的行動。我最大的困難是在聚會中站起來說話的時候。通常我能夠很快地把自己交給祂，讓祂藉著我說話。但能夠明白聚會的秩序，把一切交託給祂，當祂告訴我們唱歌時就唱歌，祂帶領時就禱告，當祂指示時作見證、或讚美，則又是一回事。當充滿聖靈的能力時，我立時且不知不覺地做這些事。但我必須學習的是常常讓聖靈來帶領聚會，這一點我還不夠清楚。」

「昨天我有一段相當的時間，藉 神的話來度量自己。哦，我在祂面前失敗得好慘，然而祂為我負責，我不需在祂的工作上感到氣餒。」

「在錢財上，我們依然十分拮据。現在僅剩十分錢和夠今天用的車費。主，我就是尋求你的國，但求祢使我從懷疑的心思裏得着完全的釋放。」

「主，求祢幫助我退到祢的裏面支取今天所有的需要。賜給我在祢裏面的被動性，使我能 在每件事上遵行祢的旨意。聚會的責任不是我的，乃是祢的。」

「六月十七日。仍然在向神呼求，這回是爲了旦。神啊，指示他什麼是他所需的。神啊，使他從自己得着釋放。主啊，賜給他堅忍的毅力。唯獨祢的聖靈能指示給他真理。」

「昨天，小聚會不錯但很小。主，願活水從我裏面流出，賜給我祢自己的丰满，可飲的水；是我的懇求。主啊，我們宣稱有生命水，但應當豐富地噴湧時，却只有涓涓細流。主啊，我的神，賜下救援。」

「仍有錢財上的考驗。目前我們擁有五分錢和四、五張車票。然而爲這考驗讚美主，它顯露出我一點軟弱。儘管不願憂慮，卻還是憂慮。主，在這點上使我完全。」

「六月十八日。耶穌，祢不能否認祢自己。祢一直地忠心。我因此得安息。雲是幽暗的，我不能看見我的道路，但這會使我渴望見祢的面光。雖然我要和大衛一起說，『何時才能朝見神？』」我渴望得着神更丰富。哦，願噴湧，豐富的生命之河流出來。我們的工作似乎又衰落了，幾乎沒什麼能力。神啊，讓生命活水丰富地湧流。」

「我把我們目前的需要寄於神之手。祂是我的神，我的父，祂比我們更知道什麼是我們需要的。祂會供應我們所有的需要。在這段金錢上有壓力的時間裏，祂已慷慨地預備一個愉快的家和美好的食物，每一點上都感到舒適。我們未曾得不著一件我們所需要的。但我們已瀕臨絕境，這是神作工的時候了。讚美祂的名！」

「昨晚我們只有二張車票。哈利說這是讓我去聚會用的，而他要走路。起初，這似乎是唯一的辦法。後來我想，如果我們這樣做，意味著我們需要一些東西而神沒有供應。神不會允許這事發生。我們各人用一張車票啓程，並相信神會預備回程車票。祂確實如此。在聚會裏，祂給我們二塊錢，此外，有一個朋友負責我們的回程車票。」

「六月二十一日。現在我確實處在黑暗裏。我們的聚會又流於枯乾。沒有效果，而且我得不到任何帶領或亮光。主，我的神，快來救助。失敗在那裏？祢究竟要我們做什麼？主，縱然每一個人都跌倒，我將獨自站住，如果你要我如此的話。但如果不是祢的旨意，就不需要讓我站住。」

「六月二十二日。祢的洪濤漫過我身。哦，求祢幫助我。我從深處呼求著。釋放我。我渴慕耶穌。哦，神聖的聖靈，更丰满地把基督顯現給我。哦，我親愛的主，為何隱藏祢的自己？我遊行街市尋找我心所愛的。祂從窗櫺往裏觀看。為什麼祂不進入這等候，渴慕之心？我知道我可以有耶穌更丰满的顯現。哦，如果祂進來，我死也瞑目。哦，讓我死，好叫祂可以在我裏面成形。哦，耶穌，耶穌，讓我找到耶穌。我知道有未曾體驗的愛之約會為我和祢存留。」

「哦，今天我對離開與耶穌交通的罪看得比以前更清楚。如果我不像泥塊一般交在陶匠的手中，今天我怎能在祂的聖工上有分？」

「我的靈魂今天又再度陷入對神熱烈的祈求。所有看自己一無是處的感覺又歷歷在目。我是什麼人，竟敢向神求一口漫溢的泉源？然而我確實如此求——並且硬是要求得它。不在乎器皿如何，只在乎祂的大能要使我合乎祂自己來使用。」

「哦，我的生命乃枯乾、不結果，毫無用處。八年前我把自己完全獻給神。有三年的時間我後退了。最後一年我在追求神。哦，何等漫長的一條路！何等的毅力何等的追求，在自己的冷淡而死亡的黑暗中摸索！而我已走的距離是何等的短！然而何其遙遠！哦，主，爲所有祿已經給我的幫助和祝福感謝祿，但主啊，我的神，我主我神，完成祿的工作。我的靈魂渴慕祿。」

「昨天聖靈藉着我重覆地禱告，並『奉耶穌的名』，好像祂要教導我關於這名的權能。耶穌，讓我習得祿名的權能。現在我全部的禱告似乎是：使我成爲一個救靈魂的人。主啊，還要多久？」

「六月二十三日。星期四。通常在一陣子的祈求後，神仁慈地賜我安息。最近有漸增的喜樂混合在我的平安裏。今早在主裏我非常快樂，讚美祂的名。」

「六月三十日。另一次的風暴——風吹透全人。我只能屈服於這陣強風。星期四晚上聚會之後——其實它只是一個禱告會，但充滿能力——魔鬼用祂唯一知道可以使我軟弱的方法攻擊我，在三天裏，我行過深淵極處。」

「昨天靈魂的劇痛很可怕。在城東，我幾乎一整天都倒下來，只能哭泣著爲哈利得着祝福和聖靈的洗來禱告。我被壓制著，我好害怕，並且幾乎是在絕望中禱告。有一陣子彷彿覺得再繼續爲哈利受靈浸的事禱告是沒有用的。但今天在這點上已得勝，知道我必須單純地奉耶穌的名，繼續往前，而把結果交託祂……哈利將在城東等候一整天……。」

「今天下午我有一段美好的時光。……我開始說方言，然後唱靈歌，正如我通常所做的，唱著！我的聲音達到我自己從未唱過的高音。有一段哈利路亞的時光。有一些翻出的方言

主耶穌，現在我俯伏在祢腳前，
因為如今祢對我而言是我一切的一切。

另一首歌好像是這樣：

哦我的耶穌，我何等喜愛等候
在我神聖的救主腳前，
並且我讚美祢——因為——祢
此刻將甘甜地充滿我。

當羅炳森師母繼續在靈裏唱著敬拜主時，她得到一個嶄新的經歷。她發現她的手自動筆劃著。對神靈的運行感到驚訝和困窘之餘，她懷疑了。

「於是的手立刻止住，然後我得到一個奇怪的經歷。聖靈開始用最劇烈的方式禱告，吶喊出來，並且有一次是用英文，『哦，不，不，』，我知道祂在說什麼。祂說我正拒絕神的話並且將失去祝福。於是在靈裏開始痛哭，充滿懼怕和懊悔。我一再地禱告：『赦免我，主，我不願拒絕祢。做任何祢所願意的在我身上。』

「立時我的手猛烈地搖動著，很快地我又開始唱著，筆劃著。我唱出一首關於聖靈的十分美麗的英文歌，但現在我只記得其中一句是『願屬天的愛充滿我』。」

「這星期參加了G-A 聚會，是這兒的大會。他們在追求五旬節的靈浸，但他們非常害怕聖靈不會像祂所應有的節制，合乎時潮與溫文有禮。由於他們害怕，所以祂絲毫未顯現祂自己。」

「主啊，幫助我低下，降服於祢。神啊，幫助我愈來愈多把自己交給祢。」

「神又再次慷慨地供應我們的需要。雖然這是一件小事。」

「七月六日。我似乎遇到了一堵牆。我既看不見通路，又不能轉彎。我不能明白神的旨意。我們的聚會愈來愈小。哈利一整個禮拜在城東等侯主。而我已來到一個關卡，除非哈利得着他的祝福，否則我似乎會喪失繼續前進的信心。撒但也許正藉此壓迫我，使我起懷疑，這是十分可能的。我知道自從受靈浸以來，爭戰甚是兇猛。我不能持守我應保有的祝福。哈利有二度陷入屬靈危機，我立刻在得勝中將之驅除，並且聚會已顯出其效果。也許我必須歷經這試煉，直到得着勝利，絕對獨立地站立起來。但是我在事奉，而哈利却不能參與任何一部份，斷不是神的作法。（由於羅炳森先生尚未得着靈浸，他不以為他應該事奉，這也是當時一般有五旬節經歷的人所持的看法。當然這對他太太來說是一個困窘的情況。）」

「今天我又背負重擔。哦，神對我何其有耐性，祂也知道我在受苦。今天彷彿我每一寸肌肉連同心都在劇痛。神啊，請給我力量，信心和勇氣。五個月被聖靈充滿的生活，所結果子却寥寥無幾。」

「然而我要承認我所有的祝福。噴湧的生命活泉確實屬於我。甚至今天在重担的底下，依然有禱告的靈。當獨處時，與神有明確而穩定的交通和靈裏的奇妙經歷。今晚獨自在會所裏，用方言唱著、唱著。然後又再筆劃著，但不自由也沒有能力。不太知道究竟靈是不是滿而暢……我要全備的靈，不單是自足的水泉，而是漫溢的洪濤。神啊，賜我洪濤，可以感動別人，祝福別人。神啊，我的神，充滿我，充滿我，讓我可以為祢所用。」

「哦，繼續加添我對靈魂的愛心與熱情。哦，如果我又走錯了，神，我的神，把我

安置在屬於我的地方。哦，我確實知道我的禱告已蒙垂聽，我也知道一定在某方面會被祢使用。我明白煉淨的工作一直繼續著。但是，時間在飛逝，哦，願神的靈大大澆灌我，有洪濤般的大能，向自己大大的死，好叫神的工作完成。哦，我這可憐的己，為什麼不死掉？

「七月十一日。仍然等待著神在我身上的工作更加顯明。我感覺需要知道神的旨意更甚於其他一切。智慧一定是首要的事情。我認真地求神指示關於我們的聚會所當行的事。第一次我感覺神帶領我結束聚會，出去到外面工作。」

「哈利等侯在城東佈道團追求靈浸。讚美神，曙光似乎出現了。我爲著他的屬靈經歷而有許多的重擔、愁煩與祈求，但是神所做的一定是对的。然而這一點一直是撒但可以攻擊的弱點。」

「正當我想放棄這裏的聚會時，從特雷多來了一封邀請函，請我去俄亥俄州的佛斯托里亞主持聚會。會是神的旨意嗎？我願在祂腳前請示。神啊，給我更清楚的帶領，不要讓任何人影響我來按著感情、意念或事況決定。」

「聚會前來到會所，在敞開的大廳裏有一小段禱告的時間，並開始唱靈歌。方言立刻形成一首完整的聖詩，顯然重複著副歌的部份。這對我來說是嶄新的一刻。最後我得着副歌的英文詞如下：

哦，甜蜜地唱吧，
我們正在熾燃讚美之香
哦，讚美歸給祢！

「通常唱靈歌時，我會隨著音樂的快慢打手勢，起初我沒有注意到我的手顯然是在鋼琴上彈著一首曲調。當我這樣時，我立刻到風琴旁，仍唱著副歌，並閉起眼睛來彈奏我所唱的曲調，沒有絲毫不和諧或尋找音鍵的現象。這曲調有小音階，而我不夠熟悉小和弦，不可能不藉著在風琴鍵盤一個接著一個嘗試，直到找對了音。但我竟奏出小和弦！如此美麗的和音！」正如奏出其他和弦一般地順暢。這是我第一次在聖靈的能力裏彈奏的經歷。

「七月十七日。幾天以來一直在深水裏，洪濤漫過我身，有一陣子似乎沉到底。何等的重擔，何等的沮喪，何等的哀號與悲嘆，我不能不承認正數算我的試煉，這是與愛相違背的

「我已放棄會所的聚會，除了覺得神允許我如此做以外，並沒有清楚、明確的帶領，我對生活中某些事情愈覺難以忍受（不是對神）。如果我被允准去隨從這樣的帶領，我又感覺自己在攔阻神要做在我身上的工作。我不得不屈膝在祂面前，讓祂除去我悖逆、頑強之寶。哦，神為我做的是如此之多，而我一點也不配。哈利……在屬靈方面得着許多，以致我大大地被激勵。神啊，讓我忘記背後，努力面前。賜給我蒙福的一天。就在今晚我想把一些反對自己的事記錄下來，以便作為自己將來的警戒。我發現當我失敗在某一個考驗時，神會給我時間，然後再在同一點上試煉我。」

「約在三個月前，我們確以為要結束聚會，再更多地等候神，神指示我要繼續，我也如此行了，並且得着祝福有一段時間。然後有一些困難臨到了我，我爬不起來，結果我喪失了那時期所擁有的奇妙經歷，而聚會在能力和出席率方面同時下沉。繼續這聚會的帶領是清楚而肯定的，所以我沒有一刻懷疑過。此外，就在我作決定的時候，祝福大大地澆灌在我

身上，神聖的恩膏，奇妙的經歷，增添的能力。整個聚會改變了。所以我十分有理由堅持我的帶領。」

「當聚會變小時，我從未懷疑過這帶領，反而堅守崗位，同時由於我所面臨的諸多困難，我知道我在屬靈經歷上多少有點落後了，但我決定站穩，直到 神指示我前行。從始至終，我有一個強烈的感覺，覺得聚會的難處是爲了一個目的——也許再過不久有一些主的工人會加入，或別的原因。無論如何 神要我留在那裏，每次禱告，裏面的感動就是：『堅持到底，要有耐心，時候到了，就要收成。』」

「我是站住了，雖然許多壓迫而來的勢力要我以爲我是錯了。但幾個星期前，我對愈發加增的沮喪屈服了，我感覺我再也不能像以前一樣地承受一貫反對我留在這裏的壓力，我哭著告訴主一切皆枉然。我非常傷心，因我對祂沒有用處，我問祂是否我可以被釋放。我設計一項試驗，如果祂要我留下，祂要使事情如此，如此這般。我覺得祂接受了這項試驗。且釋放了我。但我並不覺得得勝，倒感覺自己像以利亞，…… 神藉烏鵲供養他，但他並沒有站在神要他站的位置。不是 神爲祂預備的上好。」

「 神給我的上好是站得挺直、穩定，並繼續受苦和容忍，直到 神向我顯明祂的旨意，而不是因著我的軟弱，我的選擇被允准。如果祂要結束聚會，祂可以清楚地指示我，而我縱然離職，裏面卻會有得勝的感覺，因爲知道祂的旨意成全了，不論外表看起來如何。然而，如果祂是要我站穩，有分於祂事工上成功的喜樂，我就錯過了一切。」

「愛爾德布魯克感覺主帶領他接掌聚會。如果是出於 神那麼他是被呼召來，填補我所逃離的位置。 神正在容忍我，但我未得着祂的上好。在整樁事上，祂實在對我很好，尤其

在孤單，不愉快的獨自長途跋涉，賜我豐厚的福祉，即與哈利的交通。然而我知道我要學習的功課和要忍受的考驗極可能是一單單順服神而已，不聽從在我身邊，與我最親密的任何人。」

「哦，我十分軟弱且無用。現在我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是，把一綑纏結的絲線交在祂手中，讓祂清理出它目前所能有的最好情況。主啊，幫助我在我未奉差遣前不要再逃跑了，幫助我站得直挺挺地，照祢所指示的一次踏一步。」

於是羅炳森師母結束了她在渥雷斯里會所的服事，也結束了她在多倫多生涯的第一章。

"Praise belongs to my bridal outfit."

讚美一定列在我的新婦妝飾中。

"In the temple were the singers all the time - how should it be in the New Testament temple?"

從前在聖殿中，全天都有歌唱者供職——
在新約時代的聖殿中。不是更應該如此嗎？

——吳老牧師——

十字架的道路

喬治·曼德爾

第二十一章 天天背起十字架

J. Gregory Mantle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路九：23）我們在本書的前幾章中，已提過，在聖靈大能下十字架已經把肉體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正如路德所說的，基督徒是十字架的族類。我們將在末了這章來看天天背十字架的內容。救主對那些聽從他的人指出祂是領頭背着祂自己十字架的。祂是第一個十字架的族類，所有祂真實的門徒都要如此行。每一個人都有他特別的十字架，而這行列的目標是朝遠方屬天榮耀的國度。

有些傳福音者常把十字架記號印在祂們衣服的臂上，所以有人認為背十字架是一件輕省的事。對他們來說這不過是一種裝飾品，十字架已變成一種時尚受人尊敬的記號，如果叫他們因此受苦，或否認己那他們就要失望了。

這不是基督對祂門徒所說的十字架。祂呼召我們所過的生活，乃是背起十字架從頭到尾讓祂引領。從外面看顯然有些不同的十字架，但它永遠是釘死己，把我們從自己的意志釋放出來。這也是得安息之路，背起基督十字架的輒，是在這廣大世界唯一能使心靈獲得真正安息的地方。照着自己的意思是無法獲得安息。只有在意志順服時才能得到安息。「伏在十字架下是使心靈進入真實，聖潔與完全的自由。更由此進入聖潔，蒙釋放進入公義。也因着如此嚴謹神聖的鎖鍊使我們得從肉體的放縱，一切的不聖及不潔中得釋放。」

有人把此種背十字架的生活描寫為廣泛的順從，即一種包括我們整個生活範圍及整天的

順從。基督所要求我們的常是在一些小事上否認自己，這些每天的小十字架比較一些大的十字架一次的死，更容易使我們進入更深的死。所以「每天」這兩個字已對某些人，正如基督的十字架對猶太人是絆腳，跌人的石頭一樣。

是的，正如我們曾經說過的，只有背十字架向神順服的生活，我們才得安息及平安。十字架的道路是君尊的道路，凡是走在這條路上的都是神的君王及祭司。正如基督所走過的，它是一條到達榮耀的道路。「他因那擺在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來十二，2）因這緣故，保羅在患難上得了榮耀「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羅五：3—5）「因為在肉身受過苦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

有些藝術家會把這些情景用圖畫把它表明出來，舉例，有一幅畫，描繪着一片廣大孤單荒廢的野花，遠處點綴一些微微發白的小山。近端一些灌木散佈在粗礪刺腳的亂石堆中。在山谷上籠罩了着一片烏雲，一位少婦正邁着緩慢，憂傷及莊嚴的步伐。在她頭上的烏雲有一處罅隙，一束柔和的光線正投射在她腳前的十字架上。這十字架的沉重壓在她柔弱的肩膀上。她的左右沒有別人，只有救主站在旁邊看着她，引導她走上這孤單的路程，祂不是以憂患之子，帶着卑微憔悴的面貌，而是以復活的主向她顯現。祂身穿潔白的長衣，直垂到腳，正俯身以一種摻着忍耐的愛心，堅定的旨意及柔和的憐憫等屬天的眼光看着她。當祂站在那兒企望，等候的時候，我們彷彿聽見祂從油畫中的復活發出令人傷心的聲音說：「基督的國度有許多愛子，但背起祂十字架的卻很少！」她不再踱着懦怯蹣跚的脚步。她勇敢的嘴唇呈現着忍耐的線條，在她嚴肅面廓後襯透着她美麗的秀髮，她的淚眼含着「靜默的祈禱」，她

整個身驅表現着令人感動的謙卑，卻是不住的仰起頭來。

再看！奇妙的事情發生了！一刻鐘之前，在她朦朧的眼睛只看到粗糙沉重的十字架，現在，當她順服的時刻，她清楚的看見了可愛滿了滴露的玫瑰花叢。它們隱蔽在粗陋的葉子中，它們那長絨的花瓣柔細的伸展它的尖瓣。它們心中的花園散佈着它們的芬芳。它們釋放了一切的重擔。它們護衛了她所受的攻擊。它們在這條黑暗及孤單的路上，提供了亮光及榮美。

啊！這位畫家所表明滿有生氣的意境是遠超圖畫上的情景。藉着他這奇異的花叢，他從這鮮艷的色調中發出了不朽永恆真理的光。那些每日背起十字架的人，將要為他們生命的富足及豐滿的道路作見證，而這個祝福是遠超其他道路所能得着的。此種意志向基督的屈服，將在心中帶進永不斷絕平安的水流。一顆與祂和諧的心，將使一切平凡的事物產生新的意義，而帶來每天生活在新鮮「華麗的草場及榮美的花朵中。」

撒母耳，羅斯福會對每日的十字架有超越的描述——請聽他說：「祂看着十字架的一頭，輕易的把它背起，正如同小鳥的雙翼。」……「我看見祂的笑容遮蓋了極深的憂愁及痛苦。基督對我的十字架說『一半屬我！』這是一件何等甘甜的事，他與我分担這些苦難，大部分由祂自己承担。不只如此，連我本人和我的十字架都是屬於基督的。」……「有些人背着一個十字架，有人背七個，十個或半個。但所有的聖徒都享有豐滿完全的喜樂。並且七個十字架，就是七種喜樂。我從基督的責備中找着甘甜與愛，我寧願受基督的責打及愛的管教不願受君王的親吻。辱罵基督的人，我盼望他將因愛而死。」……「我無法用口舌或筆墨來述說基督愛的甘甜及超越。我的鍊子是金的。基督的十字架是鍍上金及滿了芳香的，祂的囚牢是

花園及我所喜悅的果園。我願急速的奔向我那可愛的基督身邊。」……「我願作書見證基督與祂的十字架是甜美的。一對，因基督未曾把祂榮耀的寶座賜給所有的人。」……「我發現十字架是基督在我們身上雕刻的工作，藉此將我們標明出來。藉着十字架將祂自己的形像刻畫在我們身上並將我們的軟弱及敗壞除盡。主在我們身上的剝奪，雕刻，擊傷並其他一切的事物，都是要使父的形像成形在我們身上並叫我們得着榮耀。」……「哦，當我們聽見救贖主對信徒的每一個嘆息，打擊，損失說：『一半屬我！』那十字架在我們與基督之間就成了何等可說的情景。所以他們稱之爲「基督的苦難」及「基督的辱罵。」正如兩個人共同擁有一條船，無論是獲利或損失均由兩人一同承擔，所以基督也是一同分擔我們的得着與損失，但是十字架最重的一頭是擋在我們主的肩上，它是先落在祂身上，再從祂身上回到你身上的。如果你的十字架是經過基督的手，在它還未臨到你時，它是已經被基督減輕了，並且帶着君王和屬靈的香氣。基督載運回家的金子，有一半是屬於你的。」……

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中重覆三次的講到「不能」，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除非我們過着一種背十字架的生活，我們不能做祂的門徒。（第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節）它不是說我們「不可能」而是「不能」。換句話說這是做門徒一條不變的律。我們能夠遵行神的旨意及活出正常基督生活唯一可行的路就是絕對順服我們屬天的主。缺少此種絕對順服，即使我們一生求告祂的名，在外面跟隨基督，我們仍「不能」成爲祂的門徒，正如同沒有翅膀的鳥不能飛一樣真實。從另一方面來說，正如著名的十字架使者，羅斯福弟兄所說：「如果我們歡然的背上十字架，我們將發現它的重担是如同鳥的翅膀對鳥一樣。」

每天忍受一些挫折，小的困難及無足輕重的損失——這些每日的十字架都將成爲我們每天

的食糧。餵養我們的生命是藉着在一些細小煩擾的事物上繼續地對神的旨意說阿們而得的。

讓我們小心避免自己製造出來的十字架。我們不需越過我們的道路去尋求十字架，因這些不在神旨意中，自己所製造雙重的十字架是不會給我們帶來能力，安慰與結果的。這些十字架都是因着對前途的懼怕所產生的。我們沒有權利來預言祂的安排，或以自己方法取代祂的保守。正如一位患重病的病人問醫生說：「醫生，我要躺在這兒多久呢？」基督徒的醫生也不敢爲了安慰他對他說：「你只要休息一天就夠了！」

讓我們歡喜的接受每天的十字架，每天清早祈禱說：今天我該如何爲基督捨己呢？並且當夜幕低垂我們躺下休息進入睡眠前，讓我藉着聖靈再省察自己說：「今天我是否藉着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而得着安息與喜樂呢？」

第二十一章 附言

關於背十字架在這件大事它似乎永遠存着一個不能解開的矛盾。一方面已是真正完全被制服了，而另一面，卻需每天釘死己。這件事我願以單純的心來述說而讓主的話顯明在信徒的心中。

「天天」是指着沒有間斷及休息，從今天這時刻到明天的同一時刻！並且每天的「十字架」是一種屈辱及除去某些事物的工具！而那些事是甚麼呢？就是讓我們的已經歷更深的降服，使己的靈和己的生活的企圖經過屈辱，及治死的工作。

它可能是我們日常例行細微的事物，在最小的事物上釘死個人的喜好，例如一大堆的工

作，意外的打岔及不受歡迎的困擾。昨天，這些事可能使你暴躁，使你性情受到「擾亂」。相反的，今天，你可能把它們拿起，用手段制它們，並使它們成爲老舊已靈的屈辱及更深死的工具。你在愛中舉起它們並在敬拜中接受它們。你把它們帶到加略山以感謝的心順服。並且今天你仍要如此行。——全文完

——摩爾主教

一顆仁慈的心是喜樂的泉源，使周圍的一切都復甦而微笑起來。

~~選~~



遽下斷語

一天當我在散步時，我看到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在他的花園除草，因而感到驚奇。

多麼懶惰啊！我想。

但是突然間我看到有一付拐杖靠在他的椅子邊上。這個人不顧他的殘疾，仍在工作。

那一天我學到的有關遽下斷語的教訓，這許多年來一直縈繞於心：人們背負的十字架很少是一眼就看得見的，並且審判別人並不是我們的事，我們這麼容易錯。

—選—



本堂訊息

一、八月二十七日青年弟兄姊妹約五十名，在貝教士及董弟兄夫婦領隊下，至金山海濱郊遊。榮教士及戴教士亦偕同前往，其日風和日麗，大家興高采烈地游泳、嬉戲，快樂地享受了主所賜美妙的大自然。

二、本堂青年們自分別於景美夜市場、寶橋、電子公司前、公館、台大街頭遊行佈道以來，愈發熱愛傳福音。故最近在聖靈帶領之下，又結隊前往考試院、經濟部宿舍、和興路住宅區、石碇鄉下；唱詩、做見證宣揚主的福音。於十月九日溝子口青年福音聚會中，約十餘人至講台前謙卑跪下，決志接受耶穌。榮耀歸主名，因祂捨命作多人的贖價。蒙恩罪人是何等樂意向人傳述主愛啊！

三、最近前往美國、日本求學的董采芹姊妹及支毅文姊妹，其地址分別為：
董采芹： Miss Jean Tung, 701 W.Mill Street, Carbondale Ill.62901
支毅文： 日本東京都練馬區、小竹町 2-43 番、力行會國際學寮。
請大家常爲她們及其他在國外的衆弟兄姊妹們，和在軍中服役的弟兄們代禱，願主常與他們同在，大大祝福每一位。

基督教溝子口錫安堂聚會

基督教溝子口錫安堂聚會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主日崇拜	每主日上午九時	主日崇拜	每主日晚七時半	主日崇拜	每主日晚七時半
禱告會	每禮拜一晚七時半	姊妹家庭聚會	每禮拜三下午三時	靈修會	每禮拜四上午九時三刻
靈修會	每禮拜四晚七時半	靈修會	每禮拜六上午九時三刻	靈修會	每禮拜六下午三時
弟兄兄會	每月最後之禮拜六	青少年聚會	每禮拜六晚七時半	弟兄兄會	每禮拜六晚七時半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231巷34號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231巷34號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231巷34號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231巷34號	地址：台北市木柵路一段231巷34號	
乘車：欣欣 ¹⁶ ，藍 ⁹ ，指南 ² 。					
公路局木柵深坑石碇烏塗窟等線 至溝子口站或考試院站下車。	公路局木柵深坑石碇烏塗窟等線 至溝子口站或考試院站下車。	公路局木柵深坑石碇烏塗窟等線 至溝子口站或考試院站下車。	公路局木柵深坑石碇烏塗窟等線 至溝子口站或考試院站下車。	公路局木柵深坑石碇烏塗窟等線 至溝子口站或考試院站下車。	

基督教公館錫安堂聚會

「你們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希伯來書十一:25